

红鞋小姐

周丽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章 十六岁的妙龄舞女..... (5)
- 第二章 情人胯下的第三者..... (60)
- 第三章 六十岁老公与十八岁情妇..... (86)
- 第四章 一夜之欢十万巨金..... (131)
- 第五章 选美幕后的竞争..... (167)
- 第六章 电视台的超级女明星..... (212)

红 鞋 小 姐

周丽 著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(甘)新登字1号

红鞋小姐

周 丽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中国三五零六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8.75印张190千字

1993年第一版 1993年第一次印

1 S B N 7—226—00087—3

定价：5.80元

内容简介

红鞋小姐是台湾言情小说家，周丽作者的最佳作品之一。

本书主要介绍了少女曼那十六岁就沦为舞女，开始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。她长得天姿艳丽，舞姿优美。使许多男人为之倾倒。后来她与自己的情夫汪文华抵达上海，依靠自己的魄力和天赋，压倒群芳成为歌星。不久她便与汪文华分手，同上海财雄势大的王世雄厮混，成为其情妇。她借助王世雄的势力，在上海轰动一时，后来骗取王世雄的一大笔财产，返回香港。回港后通过种种手段混入香港上流社会，一步一步地成为“东南亚小姐”，“电视台的超级女明星”。

书中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曼那同男人们在一起时不堪入目的情节，措写得淋漓尽致。观之，使你感慨万千，乐在其中。观罢，回味无穷，留恋忘返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十六岁的妙龄舞女..... (5)
- 第二章 情人胯下的第三者..... (60)
- 第三章 六十岁老公与十八岁情妇..... (86)
- 第四章 一夜之欢十万巨金..... (131)
- 第五章 选美幕后的竞争..... (167)
- 第六章 电视台的超级女明星..... (212)

第一章 十六岁的妙龄舞女

如果说人不想出风头，这是假话。如果说女人不喜欢出风头，这是天下最大的笑话。

我从小就喜欢出风头，喜欢漂亮，喜欢男孩子用倾慕的眼光看我。

十二岁我搽母亲的唇膏，十四岁试戴母亲的胸围，十六岁就穿妈那双三寸半的高跟鞋。

我把自己的名字唤作“曼那”，是因为当年女星曼杜拉那党道，我用那个“曼”字，又用那个“那”字，所以叫曼那。

我根本不提自己的中文名字，因为我的中文名字俗气。别人听见了会笑，因为我叫“阿春”，我姓冯，就叫冯阿春。

妈和爹，一点学问没有，不识字，我一出娘胎，他就看见我在笑，就叫我“阿春”。我恨死自己的名字，读过三年书，学校中的小同学，一听到我的名字，就大笑。

所以年纪大一点，我叫自己曼那，隐瞒自己的真名字。

我很想做当年的“约翰曼那”，如学她穿撑着硬底裙的园裙子，还梳马尾装，把衬衫的领子翻得挺直起来。

那时，爸已死，是酗酒死的，第一天下午瘫了下身，第二天在公家医院送了命，管他，他替我取这么一个可笑的名

字，我从未原谅过他。

妈那时做舞女，在一间最大的舞厅，是红舞女，那时，舞女赚钱容易，妈虽是徐娘半老，却风韵犹存，手上是有几个大客的。

十六岁的我乳房比妈的那对还大，而且我长得比母亲还高，腰肢十八寸。

穿上妈的那三寸高跟鞋，我跟街前的阿林去跳“牛仔舞去。

我们去弥敦道的那家夜总会跳“茶舞”，就是可以边吃广东点心，边跳舞的那种。

阿林没有钱，永远穿那条窄脚牛仔裤，尖鞋头，梳得鸭舌般的长发，油光水滑。

我叫两笼点心，跳茶舞一直跳到傍晚六点多。小林跳“牛仔舞”一流，不但花样多，还会带我翻身，弯腰，更有要我从他跨下钻过去，拉出来。

每当小林带我跳“牛仔舞”时，就会全场注目。

我这时就发现，我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女孩子。

当人们一双双眼睛注视我时，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活和舒畅！

结果是一天傍晚，我和小林拖跳手跳了茶舞，从街道回家，我推开门一看，妈睡在床上。

她上边赤裸裸地压着一个男人，妈在下面发出阵阵呻吟声。

“嗯……嗯……真是痛快……美死我了……亲……用力插……嗯……嗯……美死小穴了……”

那男人仍在不停的抽插。

妈两手紧紧的搂着他的腰身，粉臀款款迎凑。

她阴户里直流着水。

大龟头一进出的，滋滋作响。

那男人狠干了一阵之后，伏在她的身上，一手抚弄着她的乳房，同时低头含着另一支，搂紧了她的娇身，吻着她。

将鸡巴缓缓抽出，然后奋力一插，狠干着。

妈两手抱着他的屁股，摆摇着双臀，用力迎凑。

同时娇哼道：

“啊……我快受不了……哼哼……忍不住了……”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跳跃、颤抖，世界末日的狂潮，到达极点，他们同时泄了……

妈正要上“的士”到舞厅上班，一见我和小林，追了上来，当街给了阿林两个耳光，把阿林吓得屁滚尿流的抱头而遁。

妈就对我我说：

“死贱人，喜欢出去卖骚啊，好哇，就去卖骚去！跟这小阿飞，有屁用，要骚！跟我出去骚去！”

妈就带我进舞厅，她做的那家。

妈告诉舞女大班，说我是邻居的女儿，报说我十八岁。

那时，我其实才十六岁。不过搽了妈血红的唇膏，还有面粉，没有人会相信我只有十六岁。

那个舞女大班上上下下地望我一眼，视线盯在我的胸脯

上。

接着，他就点头了。他问我名字。

我说：“曼那”

第二天，我在那家舞厅登场。

登场那晚，有十到二十个花篮，也不知哪里来的。

后来妈叫一个姓南的叔叔带我进场，妈说：“有派头的舞女，都是要有客带进场的。”

带了进场，南叔叔一买，替我买了两百个“一钟头”。

天啊！一天才二十四个小时！一晚哪来两百个“钟头”原来，只是南叔叔“捧”的“场”。

南叔叔悄声对我说：

“你妈吩咐的。花篮全是我送的，用不同的名字。两百个钟头，你妈说算是我送你的红包钱。”

这个南叔叔，原来是妈的老相好之一。（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妈当时原来有好几个老相好，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，妈是分好几个地方零售的，当然，财钱都来自几个不同的地方。）

这个南叔叔，真一点不错，“姓似主人形”，他本身就像一支大南瓜。

挺着大肚子，天啊！这肚子，每天回家，人未入门，一定是肚子先入门。

他那晚当作我的“客人”，拥着我和我跳舞。

我第一天上班，几乎有二十个花篮，又有一人买两百个钟，大班立即把我当作“红牌”。

我和南叔叔跳舞时，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把那些其他坐冷板的舞女比了下去。

我有个“鹤立鸡群”之感，当然，我心中又是高兴得难以形容，因为我又“出风头了”。

这个南叔叔也真不成话，明明是妈的老相好，买了些“钟钱”，就以为乘机可亲热了，跳舞时候，一直搂着我，把我拉到他怀中去。

可惜他拉来扯去的，我身子只顶在他的大肚皮上，只觉得他的肚皮一弹一弹，皮肉内全是肥油。

他扯了几扯，我忍不住问：

“南叔叔，你做什么？”

“跳得靠近点嘛，装作我是追求你的客人啊！面子问题！”他在我耳根悄悄说。

笑话！以为我十六岁，好容易骗嘛？

“我也想靠近来啊！”我妖嗔着说：

“但是，南叔叔，你的肚皮像南瓜，我怎么靠过来啊？”

他像被我的话刺了一针，低着头看看自己的肚皮。

我就“嗤”的一笑。

“好笑什么？”他十分敏感地问。

“叔叔，”我跟他说：

“你说话时，怎么看你下面的？”

“啊？”他一时傻住。

“肚皮这么大，阻挡自己视线啊。”

我不停笑：“我想，你自少有十年，没有看见自己下面的东西了吧？啊？”

他笑了把我搂得更紧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？”我轻轻说。南叔叔和我轻轻相拍，来到一叶树底下坐着。

南叔叔抬起头注视着我，越看越入迷，月光下的我，更显得入迷，使人魂都要出体他忍不住吻我的唇。

我全身起了一阵颤抖，可是很快的就享受了甜蜜的感觉我也把舌头尖伸向他的嘴里，互相吸吮着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彼气只能听到对方的心抖，及口中发出的快乐。

渐渐的，他的手已摸上我的双乳。

我的心房跳得很厉害，脸上泛起了红潮。

他的手渐渐滑向了我的小腹下面。

我在软弱的反抗着，可是禁不住春心荡漾。

他为我解开前排的扣子，又松掉我的乳罩。

我的一双玉乳，跳了出来。

我颤抖的哼道：

“不要……求你不要……”

南叔叔又去摸我的下腹部，脱掉我的裙子，想再脱三角裤。

但我反抗着，饱满又诱人，小腹下一片乌毛，中间一条沟，美妙无比。

他的手在我身上下不停抚摸。

抚摸着我的乳头。

这时的我，不住扭动妖躯。

他的手向下滑，触到了柔柔的阴毛……

“啊……”

我停顿了，原来已到了温暖的桃源洞。

我喊道：

“不行……不可以的……嗯……”

我哼着道：

他已被绿色诱迷了，忙脱了衣服，躺在我身上，一个手臂通过我的粉颈，紧紧的抓着玉乳。

他坚挺的阳具接触到我的小腹。

我感到一个热热的物体已滑向我的下体。

我感到心乱，不由妖喘连连。

他紧紧的吻着我，使我无法翻身。

他此时已难耐到了极点，他的臀部向前一挺，顶住了我的小洞口，开始要冲进去了。

我叫了起来。

“啊……痛呀……”

他吻着我，然后轻轻挺进。

他温柔的道：

“我慢慢来，忍一下……”

我道：

“我怕……”

他道：

“怕什么？”

我道：

“你的……好大……我的好痛……”

他道：

“好！我轻轻的弄……”

他说着，又温柔的抚慰着。

我道：

“那……你就轻轻的……”

我已羞得说不下去了。

他挺着阳具再轻轻的放到桃源洞口，他用力一挺……”

“啊……痛……”

我猛推着他，但已来不及了，他的臀部猛向下沉。

我叫道：

“啊！痛死我了！”

我感到一阵刺痛，洞口涨得满满的。

这时小洞口紧紧咬着龟头颈部，我下部像裂开似的。

我大叫道：

“别动了！痛死我啦……”

他看我这副可怜相，有些不忍，忙温柔的吻我。

他吻着道：

“真对不起，我一时心急，弄痛你了！”

我道：

“还说呢，人家痛得都流泪了！”

他道：

“等一下就会好点的。”

我道：

“现在已好一点了！”

他道：

“那么我又可以进去了！”

由于小阴尸塞得紧紧的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滋味，使我感到心里酸痒，双手不由自主的搂着他。

我低声道：

“唔……不许太大力……要轻轻的”。

他用力又一挺，又是另一阵刺痛，我忙咬紧牙关，随着鸡巴向里滑，才滑入一半就顶到花心。

我不由自主的打了个颤抖，忙紧紧搂着他。

他开始抽插了，我也缓缓迎着他。

两人的腹部，开始剧烈的挺这。

既快感又酥麻，还微微有些痛……

他连续插了十几下，我一阵颤抖，泄了。

他感到龟头被一阵热流袭着，麻麻痒痒的、忙将整根阳具退出，低头一看，一股白白杂红红的液体直流出来。

我从没有过这种快感，由阴尸传遍全身。

我静静享受着快感。

妈第二天辣辣地骂我一顿，我当她放屁，当作耳边风。

第二天晚上没有南叔叔送上班、我自己上班。

妈也上班、她日里骂我，我不理她。

反正，在舞厅，她也不想再有人知道我是她的女儿。想不到，第二天晚上舞女大班叫我不不断的坐台子，客人不断这个叫我，那个叫我，我在这坐一会，那儿坐一会，好像穿花蝴蝶。

我心中开心，台子坐得多，表示我“红”。我“红”，钱也赚得多。

最重要的，我的风头劲，我是和任何舞女不同的，她们没一个能和我比。

那些一个个叫我坐台子的男人，我是一个也不把他们放在眼内的。他们一双双眼睛，都盯在我的乳房上，有的还故意仰起脸，从我胸襟的领子内望，看我的乳沟。

死臭男人，什么年纪了？我可以做他们的女儿了！

我越对他们不瞅不睬，他们越来叫我坐台。真是畜生！瘟猪！

当我发现我的第期“粮”全给妈领去了，我十分生气。

我一个硬币和散钱都没有到手，连南叔叔送我的两百个钟头“红包”也没有了。

我十分生气，跟舞女大班吵。舞女大班说：“啊……莉娜说，你妈叫她代收你所有收入的！你她嘱咐莉娜的着你的啊。”

妈个屁。

莉娜不就是我妈？嘿！还弄出个什么邻居来，什么屁话。

回到家，我就跟妈吵。

妈一拉破脸，拍柜拍凳骂起我来：“死丫头！你，己大的啊？我不生你，不养你，你自己长大的啊？自己有毛有翼的啊？嘿，不是我老娘在舞厅照顾你，你能做红牌吗？”

“你把钱还给我！”我大叫：“至少，还我一半，南叔叔买的钟钱哩？还我一半。”

“南叔叔是我的男人，你休想！”妈拍拍胸口。

“你男人又怎么？”我大声叫：“他拥抱我！我要我的一半薪水。”

“你别想！”妈尖呼：“死东西去跟街头的阿飞去卖骚去跟阿飞跳舞，去拥拥抱抱，你有收入吗？啊？倒不如跟我去上工！赚些钱给娘用！”

“你这吸血鬼！”我叫。

“我吸你的血。又怎样！”

妈把桌子一翻，哗啦啦地，桌子上的茶杯全跌在地面碎片四溅。

“嘿！你难道不是吸我的血长大的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嘿，你爸一死，我就做舞女，我不做舞女，你怎么有吃有住！”妈十指尖尖的指住我鼻尖：

“你这不是吸我的血？嘿！你吸过我的血，现在轮到我要吸你的血了。”

想不到这个娘，一拉破脸，这个模样。其实，我早知道她不是好惹的。

我见过她和几个男人吵架，我知道她厉害。

只不过，她却不知道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

“我吸你血，应该的！”我反辩着大叫：“谁叫你生我出来，谁叫你当年给爸在床上玩啊？你不给他玩，你会生我啊？你生我，你就要养我”

“啊……”

妈惊声大叫：“你说什么？……你下流……你什么是候学到这种话？你下贱！你在什么地方学来的？”

“在你跟男人吵架时学来的！”我说着，回头就跑。

× × ×

我脾气倔强，我好胜。

况且我当时有这个把握，我是稳操胜券，别人难不倒我的。

于是，下一个月，我就不跟妈上那一个舞厅去工作了。转去另一间，在对面海，也是大厅。

这一次，不用什么人介绍。我自己找上去，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做过，跟过什么大班，他们就叫我上班。

我拨了一个电话十一个人，叫李明的。他就是在前一间